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騰錄監生臣陳

祁

騰錄監生臣沈

霽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二十五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一

經下篇 革 鼎

三三 離 下 兌 上

革

贊曰澤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又曰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

時大矣哉

雜卦曰草去故也

耿晞道曰草與變異變則質亡草則質存若皮之為草也質存焉金之從草也質存焉

案草則質存而去故變則變質而從新化則質亡矣鄭少梅曰草雖有鼎鬲草生為熟之象然以爐鞴之象為正蓋以離火鼓鑄兌金而金從草也草而受之以鼎者以鼓鑄而成鼎也

林黃中曰以火克金從革也是故全卦之體有爐
鞴之象焉

李子思曰兌之三畫陰潤在上是為澤澤之陰潤
是為水水澤之氣凝結而成秋之肅是為金金與
水澤之氣皆畏火者以金得火則銷而水澤遇火
則燥而且涸故離兌相遇其名為革革者金水之
氣遇火而變易其故常有革去故之象者也

此皆以兌金為說與澤火相息之義小異然澤

息火易見也若火息澤則子思之說得之

程可久曰澤火不相遇則睽相遇則萃

說見萃也

者從其所勝而已

王介父曰澤在上則欲下火在下則欲上澤火非如離坎有陰陽相遠之道也其相遇則相息而已矣其相息也唯勝者能萃其不勝者耳

李子思曰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以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

二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暎之此火能草澤水也
人知澤下息火而不知火能上息澤水故贊曰澤
火相息

李氏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未若澤火相息其執
不能兩存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未若志不相
得其執不能兩立也此睽與革之分也

朱子曰澤火相違則為睽相息則為革

此述贊意

正義曰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

閻丘逢辰曰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於是乎除苛解嬈興弊起廢改正朔易服色

王景孟曰文之於九五特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而止耳至於孔子然後廣及革命之事豈知微其辭於爻者此文王之旨也即由是旨而申之以其事實之以其人而无復隱諱焉者此則孔子之旨也

李季辨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事見於明夷文王非不能革也時未當革聖人不敢先時已當革聖人不敢後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文王晦其事於爻孔子發其秘於象即象以觀爻則革之義見矣

此以革命言革之大者蓋卦有此一義

毛伯玉曰火畏水而限於鼎故為火所革然則此象也與既濟畧同而實異彼雖以二體名卦而實

以六畫為重故曰剛柔正而位當所以濟也此乃以澤火為革而又取於西方之金此鼎所以次革也若是則鼎足矣曷為又以革言之革有革義鼎有鼎義濟有濟義猶咸恒歸妹之不可一闕也雖然聖人論卦亦多說矣澤火相息者革之正說也二女同居亦革也文明以說革之道也澤中有火天地之革也皆通則具列之所以為易也

此言贊之釋彖每每如此大抵包犧畫卦使人

觀象隨其事推其象而吉凶可見矣於是乎有
官占文王懼易道之不明而占者之失其指也
故因以象繫一辭其不能盡推者辭之所不及
也孔子從而贊之有出於辭之外者孔子之新
意也有不出於辭之本指者孔子之新例也毛
氏之言謂孔子之意與例爾文之辭蓋舉一隅
而不盡意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右明卦用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程正叔曰井之為道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

林黃中曰自井之革巽反為兌坎變為離上下相易而成卦也

毛伯玉曰離火也澤水也兌金也有鼎之象焉其

將草也取於井之泉其已草也則為鼎之寶此三卦相次之義也

右明卦序

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贊曰己日乃孚草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草而當其悔乃亡

朱子發曰十日至庚而更更草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日者浹日也二應五三應上孚也

案周官垂灋象魏決日而斂之蓋決日則人已相孚可以斂之而不示也離兌之間有坤焉戊己之土所從生也二體皆陰故取於己己陰土也易中多取十日為象如先後庚甲是也聞之浮屠氏善易者曰今本己作已誤也古人用事皆以十日為義自甲至己為下五日亦為更革之義猶乾至四爻曰乾道乃革也

二說並存以俟知者

張敬夫曰後世改作多出臨時率意是以民不心服而畔亂隨之故聖人每戒之以有孚使之取必於衆人不可任一人之私意始言己日乃孚又曰草言三就有孚改命吉

李去非曰草有難改之意人情安於故而未習乎新其誰肯遽信以為草之之當

程正叔曰先王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後也必信

趙氏曰草取澤火相息義不取坎上離下而取兌上離下者以變草之難非內明而外說則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咎於人情不如是而能草者未之有也草而不當未有无悔者也當草之際求信之難如此求其无悔之難又如此唯二五中正相應所謂大亨以正者也故六爻之中唯此二爻為善蓋以六居二而在離明之中則所見不偏必无過舉故己日乃草之可以征吉而无咎

以九居五而在兑說之中則所存剛實必无不信
故一時丕變如虎文炳著雖未占而有孚下言征
吉而上言有孚則中正相應之辭也

此與贊意合而發明二五之應是為得之

蘭惠卿曰草則已有悔在其中唯草而當則其悔
乃亡

正義曰為草而大通利正可謂當理矣是以其悔
乃亡

李氏曰聖人之為草積於思慮者既審則發於事業宜无不當然必以知悔為心然後發而當也

右明卦象占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贊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正義曰禽獸之皮皆可從革故以喻焉

毛伯玉曰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弗損者在而革亦不尚言革也及其變革為

黃牛之革鞞而固之戒其輕也革而當其悔乃亡
戒之於初所以全其革也與

朱子曰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其占為
當堅確固守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
此

李仲永曰黃牛言為六二所革也

李子思曰坤在離為黃牛離之初爻剛而无應於
上故有此象

程可久曰上无其應近比六二中順應上當固用六二之道以為草

案黃中之色坤為六六坤之策二居中黃牛為六二也六二在本爻之外以包之有鞏用黃牛之草之象言初非其時下非其位當固執之未可言革也聖人謹之於變革之初如此變革與皮革字同而義異如履之為禮噬嗑之市合易中率取其聲同則不拘其本義也

右明象占

劉氏仲平曰以位言則下以時言則初下非可草之位初非可草之時

蘭惠卿曰以九居下有材而无位不可以更草也案聖人以其陽爻慮其恃材輕草故告之以當鞶黃牛之革而用之以无應比二當革九之陽剛為中順之道而固執之也

右明爻義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贊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劉氏曰柔順中正盡為臣之道也不敢以革倡始
唯以革代終

王介父曰臣道不為事首故己日乃革之柔順故
征乃吉无咎

朱子發曰十日之次自庚至己浹焉己日浹日也
王輔嗣曰二與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

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案澤火殊體者卦也剛柔相應者爻也

朱子曰必己日而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都聖與曰人君不待己日而後革其所革也己日而後孚爾人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己日乃

革之

程可久同

案己日乃孚王朝之革也革之令浹日而後孚於

天下也己日乃革之侯國之革也王朝之命孚於侯國侯國乃從而革之後入告於王斯吉而无咎矣革之不以道或不奉命皆咎也征吉謂往應九五入告之於王象也

右明象占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贊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程可久曰以剛過中以離炎上故征凶守之以正

雖曰有厲然變革之言已三就矣茲可信而革又
何用更征

朱子發曰兌為口革言也上六應之孚也

劉氏曰自三達上二陽隔之故有三就之辭

石守道曰三就則議之之審所以有孚

案下卦之終革道已成往將何求進而求革則變法
亂政而凶矣雖正亦危也然上之人以革令之言
三就於我而議之則有孚于上何凶厲之有以象

考之下卦之終必進上卦而火進遇澤故征凶也
以九居三貞也切近於炎厲也上六為兌之口舌
革言也九隔四五而不能上進以應之澤動而下
陰必求陽雖隔四五乃其同體終不能間故就之
至三其情有孚也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往則凶而居則危
本爻適當其會者也

劉仲平曰六二九三其體炎上故皆有征之象二則勉之以吉三則戒之以凶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亦因其材以篤之而已

案六一應九五之君革於己日之後故征則吉九三上應上六之窮革道已成故征則凶

右明爻義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贊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馮當可曰佐五為革之大臣得位合志无有疑悔故能於人主之命可從則從不可從則改之而人主不以為逆非改君命革非以從是也革之用於九四者然也

程可久曰王言唯作命以剛德近君君命有未善以相孚之德改之予違汝弼所以吉也道曰變事曰改質曰革

劉氏曰改命如古之納言後世之封駁詔書也

案下三爻草之初草有當不當至四則草已定矣
故悔亡近君而草大臣之位同德相孚故君命之
草有未當者改之而不以為疑得大臣之盛者也
故吉自三至四皆言有孚于君五有孚于天下也
三議草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五未
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右明象占

耿晞道曰以陽居陰是有悔當水火交會之際如

火已極則水當代王至此可以改制以五行則水

火當更

離兌相更正
夏秋之交

陸希聲曰火焚澤物則變草四體在澤為火所焚
以陽居陰得革之義

程正叔曰四非中正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
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
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右明爻義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贊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蘭惠卿曰自乾之飛則曰龍自革之變則曰虎要之為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唯德之見故曰龍龍陽類也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虎陰類也

馮當可曰虎西方肅殺金行之正氣其德配龍蓋神獸也長林一嘯萬谷風生乳孳幽巖太陰成暈

居之九五不亦宜乎

李子思曰以離草兌兌體之中已具離之文明矣故有虎變文炳之象兌說乎離明信而從之有不
可彊故卦辭先以己日乃孚為訓而九三九四諸
爻皆曰有孚積至于五而有大人虎變之象則其
孚不問而可知矣三四五皆陽爻也雖離兌異體
而陽剛信實則同故皆有孚

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毯也在大人

則自新新民之極應天順人之時也以陽剛中正
為革之主故有此象

朱子發曰兌為虎虎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變則
其文炳然易見六二離變兌為文明虎變也

劉氏曰下卦言草上卦言改言變革道愈進而愈
成也初言黃牛之革五與上言虎豹之鞞亦類也
都聖與曰變者革之成也為革之主則可以言變
而革不足道也未占有孚言大人之道己日乃孚

言天下之情蓋己日乃孚亦無所事乎占也

耿睇道曰古者有所建置必先稽卜筮然則事之序先占而後草者也占在未草之先而孚又在於未占之先則孚之其已久矣

案九五陽剛中正大人之象以四陽在下二陰在上言之則五之六來居二為離二之九往居五為兌

有虎變文炳之象下乾為虎

履虎尾謂乾也乾九五亦為風從虎往

變兌亦虎虎變也兌應西方白虎之宿揚子雲未

知變之義以為化也其云豹變則虎誤矣唯朱子
得其指古者大事必卜所謂寧王遺我大寶龜紹
天明即命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是也舜之命禹
亦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有如室家相慶
於來蘇之先未占而已有孚矣與政令之草已日
乃孚之義不同

右明象占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贊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朱子發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考之天文尾
為虎火也箕為豹水也而同位於寅虎豹同象而
異爻也九五自離來火也上六兌體之陰水也離
二爻之中也故二交五其文炳明離三文已過故
三交上其文蔚茂三交上成九君子豹變也上交
三成六小人革面也

李子思曰以兌之陰氣鬱而成澤有南山之豹處

霧中而澤其文之象

馮當可曰上六之位君子處之則為豹變小人處之則為革面牛虎豹皆革當革卦而取皮革之義易之所以為通者也牛革取其用虎豹取其文

右明象占

干寶曰君子若周召之徒也豹虎之屬君聖臣賢殷之頑民皆改志從化故曰小人革面天下既定當偃武而不用故曰征凶居貞吉得正有應君子

之象

耿晞道曰九三之草陽動乎外故為草言上六之
草陰見于外故為草面九三居下體之極其功成
於草言上六居上體之極其功成於草面則皆可
以止矣故皆曰征凶

鄭舜舉曰初離體而陽剛乃不可以有為上兌體
而陰柔乃有如是之吉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
唯草之時見之初九君子也以其居草之始故其

有為也難上六小人也以其居革之終故亦順以
從君子曰革面者革之而當必非小人之謀既革
而成小人亦不得而非之

亦有此義

案五上二爻湯武革命之事豹虎之屬其君子依
乘風雲以俱變者也其小人亦改觀面目以共觀
聖人之作自此一正君臣之名分則吉若又顧而
之他則凶矣

右明爻義

林黃中曰尊者變法卑者聽焉賢者變禮不肖者從焉是故革之諸爻陽為革命之君子陰為從革之小人

案革之為道始以中順固結民心然後擇日革之所議已熟有孚于天下其悔乃亡有命欲改无所不可是以革之大君一出令而未占有孚蓋孚於天下者素也其在位之君子在下之小人皆一新

其心志觀聽六爻之義雖有參差不齊而其綱維相貫如此又有一義下三爻言革革政之事也初九位卑百官有司守法者也故不可有革二諸侯承王命之革者也三方伯居危疑之地但主侯國之議者也若夫四近君大臣司出納命令者也五上二爻則變文言革命之事矣易道无所不包故其義相為經緯也

右明六爻

三三

巽下
離上

鼎

贊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雜卦曰鼎取新也

張子厚曰足陰腹陽耳虛鉉剛

鄭舜舉曰此鼎之象與義也

郭立之曰聖人名卦必以道

凡乾坤艮巽坎離震兌
重卦名皆道也

卦辭乃獨井鼎二卦以器者道器一也由道可見
言德

器由器可推道也

李子思曰聖人設卦取名之義則論理而井鼎二
卦則論象蓋理者內象也象者外象也因象以探
理即理以明象聖人之意要使學易者互觀而得
之以畫而觀在下者分而為止在中者充而為實
在上者岐而為耳衡而為鉉其象灼然文王卦下
之辭止言其德至孔子然後申言其象以詔後學

林黃中曰鼎之為器尊其為用也重古者祭祀賓客及王公膳羞陳其鼎俎各有差等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公侯大夫以次降殺故樂正子謂孟子前以三鼎後以五鼎則鼎之道上行而非下濟者也

李季辨曰昔禹平水土九牧貢金于是象物以鑄鼎示人知所避歷代傳之以為寶器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宅洛定鼎卜年卜世及周之衰

楚子問鼎大小輕重周人假說以為在德不在鼎
秦而下鼎遂淪亡漢武帝得寶鼎於汾陰薦
告宗廟作為歌詩此事多偽然則鼎也者國家之重器
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右明卦用

序卦曰草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正叔曰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所以次革也

林黃中曰自革之鼎離反居上兌反為巽上下相易而相成也 又曰金火同居革而成器器之大者莫若鼎故以鼎次革也 又曰革所以改命鼎所以凝命

右明卦序

元吉亨

贊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林黃中曰鼎之義在于養六五以柔上進而下應九二之陽剛有仁賢之主下養剛德之賢之義故曰鼎元吉亨元者陽剛也得應而為亨

李氏元達曰以此成器達于有為則元吉亨者鼎之功也

王氏昭素曰元始即亨鼎盡大有三卦不云大亨

是其義也

程正叔曰卦才可以致元亨

案孔子以卦才言之文王初意則謂鼎之用可以養人故元吉成亨飪之功則亨也亨飪與元亨文同則義亦通古人用字之例如此

右明卦象占

初六鼎顛止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贊曰鼎顛止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馮當可曰初止則足顛則耳也

林黃中曰反覆視之皆有鼎象三陽在中鼎之腹也一陰在下鼎之止也一陰在上鼎之耳也鼎以足竒耳耜而成器以初六為止則欠一止鼎而欠一止則下以上為顛上以下為折在卦之初鼎於是未有實也未實而顛之是將出否而致新也

李季辨曰全體一鼎象也分上下體則為二鼎上體之鼎有耳而无足故四曰折足下有足而无耳

故三曰耳草六爻皆取鼎象故贊總言之曰鼎象也初為鼎足鼎有三足今畫二而已則顛傾也

二說言象皆有理若止以本爻言之前說為長其為欠一足故有顛象則一也特否未有象程可久以九四為否大抵陰柔而不足以任重猶大過之棟橈乎下爾

右明象

程可久曰以初承二因二以應五如妾承女君以

事夫剛柔相與而功成故得為妾而其子无咎
是皆趨變以就道者也昔之人有忠於所事不知
義命之大戒蓋不足以語此

此取妾象為宜而未有子象林黃中以四在外
應為子本爻在內下而賤為妾未詳孰是

耿晞道曰妾之於子有母道焉母宜在上而今在
下則是母賤而子貴以母之賤從子之貴有出否
取新之道

朱子發曰以賤為貴而後有子也公羊謂妾以子貴非也嫡妾之分豈可亂哉

蘭惠卿曰鼎不責其顛止而取其出否妾不責其卑賤而取其有子鼎者宗廟之器長子主之故聖人於鼎之初有得妾以其子之言欲使後世汲汲冢嗣主器之人也

胡翼之曰妾雖至賤以其有子能荷先祖之業故得无咎

案孔子之意非貴其得為妾貴其有子而得為妾
爾位最卑下而賤則始非妾矣

石守道曰未妾而有子是亦顛倒之象

右明占

李氏曰止之顛以出否為利備妾非其正而以得
子為貴皆事之權也彖象皆言聖人之材與用材
之效至於六爻唯五與上言聖人之事餘爻則各
因其材而論之

劉氏仲平曰初六之材非如不遠復之无悔蓋舊與為惡而能自革爾是過而能改者於道未違也劉氏曰人之材昔嘗為惡在所可賤今能改過為善則宜見用此古之人君所以不廢補過之臣與毛伯玉曰自養賢言之則顛止所以出否去小人而用君子也自其實言之則國以鼎為存亡顛止者鼎之傾也湯武革命而遷鼎未可以為悖也又曰出否去故也覆鼎則為革故也自子言之則

取之震以明主器之義而革也鼎也震也三卦相
次之理益明矣剥復无妄之次亦然

都聖與曰革主於故而終於取新故九五上六有
炳蔚之文鼎主於新而始于去故故初有出否之
利二卦之義其相為終始者乎天下无不可為之
時亦无不可為之事聖人知足以知事幾之會苟
可以轉敗為成轉禍為福无不致之者鼎之初六
其畫為足則欠一故有折足顛止之象然在四則

鼎實已盈故為覆餗之凶在初則未有實也未有實而顛止則可以為出否之利鼎覆則為革草去故也出否之象豈不明甚以此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特見理不明耳

右明爻義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贊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以陽之質處鼎之中有實之象也

劉氏曰二三四同為鼎腹皆以陽而有實二之實尚少未可舉而用之

程可久曰有實之始君子之道未成則不利於輕用據爻意不曰无咎而謂之吉者蓋有實之初不輕用其道未易可量非特補過之義

馮當可曰物之初入鼎未可食也故五雖不我即而吉

右明象

胡翼之曰疾謂三四也言雖應於五以三四間隔其路

蘭惠卿曰六五有疾者闕隔三四而不能就我也
趙氏曰以九比初六之陰宜其招仇而見疾也

李季辨曰五為鼎耳麗乎上體而不能下接

案二五得中相應以臣承君爻義未有不善也然陰陽相應而中闕陽爻則未有不為疾者也况近據初六亦有可疑之迹宜六五之下應而疾之者

衆也然鼎之實以上出為用初六在下鼎實无下
逮之理六五在上虛而能出又為耳受鉉以舉者
也唯其在鼎實之下為物初入鼎又為實未盈鼎
初入鼎則未可舉未盈鼎則亦未可舉故三四疾
五之應而五不能即乃所以吉也

右明占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贊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蘇子瞻曰六五之耳可鉉而上九之塞不可鉉

林黃中曰三无正應而承乘皆剛故有行塞之象
郭立之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實
則其行塞矣 又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

李仲永曰離明在上而不為之應是雉膏不食者
也 又曰陰陽和則雨三與上皆陽欲雨而不雨
也故方雨而虧惟悔乃終吉

蘭惠卿曰方者方欲而未必然之辭

劉氏曰二三四皆以陽同為鼎實二之實尚少四之實既盈唯三之實適得其中焉故終吉

馮當可曰鼎之亨飪未可食而出則是君子之道未充于己而欲施之於人不可也如其可以食矣而不能出以濟人亦无取矣方雨而虧不為雨矣上雖應而不應之象也悔終吉者時未可則卷而懷之以有待何凶之有不量可否一意於進者凶何疑焉

林黃中曰六五在上九二九四上九莫不從之九三雖欲不從不可得也然則始虧而終悔始於不食而終於吉不亦宜乎

李季辨曰分上下體言之下體有足而无耳離在上為雉鼎既无耳雉无所立故不下食觀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今鼎耳既草宜其不食也若與上體合陰陽相和則鼎體全而終吉矣

亦一說也言雉有理

案九二應五得鼎耳可以舉者也而有疾之者故
五莫之即九三應上則鼎耳變矣故失其義而莫
或舉之上實而不虛九四當其前故其行以往則
其路塞也鼎實積二至三切近離火實兌而烹熟
其膏沃可食也雉升于鼎而不下食則以失其耳
而五非所應也雉之文明謂五也然三終上進進
而至五則陰陽和而雨其耳得矣方雨而虧則以
九四闕其進塞其行也故有輕舉之悔二四上衆

陽皆歸六五三居其間尚何之乎終于從五則耳
舉而雨應君臣之義得矣大抵鼎之為卦繼革之
後革之覆為鼎鼎之覆為革故諸爻顛止者有出
否去故之象而下卦之極又有可革之象或曰易
取象于商高宗之事乎曰鼎之上體離也故有雉
升于鼎之象耳革而行塞故有不下食于鼎之象
高宗之事偶應其象耳非取象於高宗以繫易也

右明象占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剝凶

贊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說卦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剝凶言不勝其任也張舜元曰應于初六之巽巽撓乎下折足之象也足折則其實覆矣

耿晞道曰鼎之所受有量適中斯可矣以九實四而不得中則是實有餘而量不足故有覆餗之象

程可久曰公餗所以養賢也苟比于所私則失養賢之禮矣

李季辨曰分上下體言之有耳而無足不勝鼎之任也

林黃中曰三陽皆為鼎實至四則盈矣四應在初初止欠一是折其足矣方其在初鼎未有實故謂之顛止出否及其在四鼎實已盈故謂之折足覆餗也或曰初正應也獨不可以從其配乎曰鼎有

上出之理無下趣之義六五君也九四大臣也初六則小人也四居近君之位五之所親信也不能守正奉公而下與小人為比是自覆其餽夫為國大臣受君委任而乃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懷譖誤國者凶及其身宜矣

汪氏曰古之大刑有剄誅之法周官掌戮凡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右明象占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贊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鄭舜舉曰五為鼎之主故以耳鉉兼系之

朱子曰五於象為鼎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

案黃坤土之中色離之五再索于坤而在上卦之中故其色黃

馮當可曰承剛為金鉉

張子厚曰柔故利于貞

馮當可同

李季辨曰鉉所以舉鼎而行九居上金鉉也五必得上鼎體乃全未與上合利在乎貞蓋未可行也案四既覆餗不勝任近而相得无若上九所藉以舉者鼎不舉則亨飪之實為徒設故利在于貞戒其任四而失上也

王景孟曰以中虛之德為鼎之主中則不亢虛則能受此所以居无為之地而尸舉措之功者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

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上曰玉鉉矣
而五曰金鉉何也曰六五之中虛而資上九剛寔
之助故謂上九曰金鉉以上九之履柔不純乎剛
而且與五接也故又曰玉鉉諸家乃謂金鉉九二
也鼎耳九三也夫二
與三既為鼎實矣
復得為鉉耳乎金玉皆乾之象九乾之策也自
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為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
之則上為玉之粹夫各象其物宜而已

右明象占

林黃中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故三言耳四言足皆
錯互其物宜五言黃耳則正其象矣金鉉亦互言
之也

右明爻義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贊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鄭舜舉曰乾為玉

九乾
之策

石守道曰玉者言火炎而不變其性也

馮當可曰剛陽在上及物之功全系此爻如舉鼎寔以養人者全在于鉉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玉不變於火故為玉鉉

李仲永曰惟辟玉食非食玉也食之器用玉也鼎而用鉉鼎之道成也鉉而用玉鼎道之大成也非享上帝何以哉

李季辨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

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程可久曰四受寔而上能舉鼎蓋不親小勞不侵衆官而獨總其遠大者故大吉无不利

右明象占

王景孟曰上鼎外之物也非若耳止之相聯屬焉者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耳之舉措在乎鉉亨鈇之事既成是鉉也必上以尸舉措之功功既成

矣是鉉也復脫然无所累而自處於鼎之外若无與焉

石守道曰在卦之外如一賢人在上當鼎立制度已成之後不累於位者周公告老之事當之

李子思曰井與鼎之取象大率以養人為義觀最後之爻而義益明

右明爻義

案鼎初六足也而畫耦則欠一故為顛止折足之

象六五耳也上九貫耳鉉也二三四皆陽爻鼎寔也亦腹也二為入鼎之初而亨未飪故反以不即為吉以有待也四為寔飪而盈故為覆餗以下應初之折足且位不當也三適其中而上无應不能上出故為行塞不食

趙氏曰鼎以虛受物耳以虛受鉉皆惡夫寔而自滿也二三四有疾行塞覆餗則皆以陽寔不虛故也又曰與井之義相近水以汲而出井為用食

以亨而出鼎為用故五上皆吉初井泥鼎顛止皆
以在下也中爻則以其剛柔之應而異其吉凶焉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二十六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二

經下篇

震 艮



震下
震上

震

雜卦曰震起也

說卦曰帝出乎震 又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又曰雷以動之 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又曰
震動也 又曰震爲龍 又曰震爲足 又曰震一
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又曰震爲雷爲龍爲玄黃
爲粵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莨竹爲萑葦其于
馬也爲善鳴爲鼻足爲作足爲的顛其于稼也爲反
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九家爲玉爲鵠爲鼓

張舜元曰陽生於下動而上行陰氣閉之震怒而

起卦所以爲震也

朱子曰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
雷

李子思曰一陽之初動天地所資以爲造化之張
本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右明卦用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正叔曰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

林黃中曰自鼎之震變下卦巽上卦離而成也巽長女離中女而震則長男器之大者莫若鼎有以主之二女皆非主器者也主之者其唯長男乎所以巽離皆變而成震也

案巽三爻全變離上一爻變不動者六五九四也

君臣相與維持是器者也

右明卦序

亨

程正叔曰陽生於下而上進亨之義也

朱子發曰震自臨二之四也震於積陰之下奮擊
而出亨也

耿晞道曰上者陽之所也陽在下必起而之其所
又以時焉是以亨也

毛伯玉曰震而達之所以亨也是故塞者必其止者也亨者必其動者也

李子思曰所以震陰達陽而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林黃中曰先儒訓震爲懼震在雷懼在物苟以爲恐懼以致亨則是舍其主而議其賓矣

案或又謂萬物待震而亨是物亨非震亨也以八卦觀之一陽動於重陰之下陽動而震以重卦觀

之初位之陽奮出四位有雷出地奮之義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贊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
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以為祭主也

郭子和曰皆主人事言 又曰能恐懼脩省於前
則必獲和樂之吉於後

程正叔曰蠲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

也 又曰笑言啞啞言自若也

李仲永曰先號號後啞啞與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同

程可久曰號號敬天之威也易凡言笑皆喜悅之意初九言後笑彖不言後以六爻自有先後之義也先號號而後笑此言危者使平之意

楊廷秀曰當震之來也號號然爲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所以應之轉懼而爲喜而笑言啞啞矣

馮當可曰不喪七鬯擾攘之際不至錯亂

朱子發曰長子主器不喪七鬯則不失職矣

朱子曰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也當震之來能虢
虢恐懼則可以笑言啞啞而無後憂矣使震驚百
里亦不喪七鬯也主器之事豈未有此意贊方言
之 又曰此卦之占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
所主之重

李氏曰震來虢虢震於己也震驚百里震於人也

林黃中曰六爻二陽施震者也四陰遇震者也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初九是也言施震者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六五是也言遇震者也

朱子發曰自初至四乾坤之策百有二十百里舉大數也

案震來云者一陽自外來內爲震謂初九也

馮當可曰陽剛之體方自乾來爲笑言啞啞之象者內卦本兌爲口舌二之四笑言也又初至四有

頤象頤口輔亦爲笑言謂九四也贊曰後有則則是後遇九四之震而笑言自若也震驚百里需出地奮謂九四也七載鼎實自下而上六五之象也鬯灌地降神自上而下上六之象也此彖專以遇震言之震來虩虩此需之初動皆恐懼也笑言啞啞此需之習聞乃自若也震驚百里猶迅雷不及掩耳之意也贊言驚遠懼迺則合全體言也不喪七鬯猶不失七著之意也臨祭祀而七鬯之薦無

失節也

右明象占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贊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李元達曰當動之始以剛下柔能自反而知懼者

也謂之後則非方今之時也

劉仲平同

方動之始而能

知懼則後有笑言啞啞必矣故又以吉言之

張知常曰恐懼當在初

郭子和曰震動之初恐懼脩省不可緩也過此則危矣

朱子發曰初九先九四後故言後笑言啞啞

蘭惠卿曰小人震始來而不憂必待禍至而後悔憂纔息而即忘之不能持終身之戒此聖人於初九所以再蒙彖辭之意也

都聖與曰震來虩虩於其初則笑言啞啞於其後原始以要終先恐而後福故於初九所言如此

右明象占

李仲永曰二陰一陽則一陽爲之主初九在內卦之內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

石守道曰有陽明之德居震之始能先戒懼者故彖之所言此文當之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倡始逸豫所以致凶

劉氏仲平曰震之時時乎動也利乎動不利乎靜二以億則喪貝三以行則無眚四以泥則未光

辭贊

非初九有動之材當震之始能恐懼脩省者也

右明爻義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贊曰震來厲乘剛也

蘭惠卿曰震自臨生六四來爲六二以柔乘剛所以危也

張舜元曰初以剛動而務上行二以柔正而來乘之近而不相得故危

案震在初之陽六二之陰柔亦謂之震者卦者時也爻者事也謂處震之時來則厲也

右明象

蘭惠卿曰陽爲金爲玉爲寶貝貝指九四也九本居二因此震驚而喪失之往爲九四升於至高之地九陵之象也雖然不必逐之七日復得言陰陽升降往反不過七日此以六二九四升降而言也李季辨曰以柔居陰爲初所震喪其所有之貝互

體有艮九陵之象也

程正叔曰九言重之多如九天九地也震之來也
雖一時不能禦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
得

薛氏曰九者陽之極數也

都聖與曰勿逐言舍初九而不與之兢也七日得
言自二而至於上自上而復於二其數凡七也

李仲永曰艮爲人所得去而升於九陵之高遠也

案處震之時來而遇震故厲驚而喪其所齎之資貨
蓋有將之以升於九陵者宜其高且遠而不可得
即也聖人教之曰勿用逐之七日將自得之矣蓋
天下之數無往不復也二自四來過初九自二往
居上卦二尚隔三三則可逐二不可逐不能及也
歷爻之終復至本位則四復二爲臨矣故其占如
此凡陽爻曰日

右明占

林黃中曰聖人於陽爻言施震之方陰爻言遇震之道示人著矣

李季辨曰陽居初與四為游雷二與三為初所震五與上為四所震也

石守道曰震陰以失位為能戒懼二得位故不吉
劉長民曰震雷之動威也驚恐者致其福惰慢者
致其裁二雖動體然安於得位是慢而不戒者
張知常曰乘剛不能無失得位不能不復

案二來遇震方安於位不知戒備故有失洊雷之後
陽氣必復九反於二終亦必得其所喪也

右明文義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贊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劉長民曰二安於得位而見危三不當位而知懼
故得舒緩

朱子發曰震爲反生三震之極震極復蘇反生也

右明象

張子厚曰處非其地故危困不一懼而改行則無
青矣

郭子和曰震自初動三遠於動者而能蘇蘇然懷
不自安是以行而無青也

馮當可曰蘇蘇失中也四在前有相得之理以震
而得則遇四故無青

林黃中曰兩言震者在初九九四之間也止則遇

初行則遇四虢虢而不可犯四遂泥而不足畏是以行而無咎也

程可久曰以六居三在屯卦猶柔危況震之時乎逮九四震行則本文可以去柔危之地故無咎

李季辨曰六居三其位本危況爲初所震氣息僅存以恐懼而行亦可無咎

右明占

案再言震者蘇蘇言初九之震行無咎言九四之震

也去初遠故蘇蘇爲舒遲之意震動而上非安於
下者以震爲上行無背矣上卦之初爲九四則震
在我故也

右明爻義

九四震遂泥

案泥去聲滯溺不通之辭與致遠恐泥之泥同遂
无反之意荀遂作隊

贊曰未光也

陸希聲曰以陽處陰失位而動雷聲未隆者也

蘭惠卿曰自臨之二震動而行近至於四留滯於此不能前往以升天位反失其居

李季辨曰四處洊雷陷互體坎中遂泥之象也

郭子和曰陷於重陰之間无中正之德以自將故不能有行而遂泥也

李去非曰外卦之動欲震而滯泥不足以致遠因而遂焉則爲四陰所蔽也故贊曰未光

右明象

劉氏仲平曰震唯初與四有能動之材而四以剛居陰其達材之效有不同也

案雷出地奮豫此文當之曰遂泥何也曰卦體與爻義多不相值此文王所以演爻而成易也震以一陽奮於二陰之下相激而成聲則爲雷故取義於震以立卦初九在內雷之發聲也故曰震來虩虩九四在外雷之洊震也故曰震驚百里今發揮

於爻則初反致吉而四反遂泥何也初陽位而雷聲之所達四陰位而雷聲之遂滯故在卦體則有驚百里之象而在爻義則爲羣陰所掩滯而不能奮擊也以卦變言之此文自二上行至此爲位陰所泥不能上升五位故也

右明爻義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贊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案大釋億也

李仲永曰大无喪則小不能无喪也

郭子和曰往而上則即柔來而下即乘剛

案震動而上以往為利況往則遠四之震既遠而无
厲來則遇四之震而不能无厲矣

右明象

蘭惠卿曰為震之主欲无喪失者於此有事焉不
能居中自守而反震驚妄動則必有喪失六五陰

柔故有此戒

朱子發曰六二喪貝六五无喪當位不當位之異也

馮當可曰震象雷者也凡雷之作不虞其來而忽震焉雖壯夫不免有失七著之恐震而至於再則童子皆習而不懼矣一陽震於初故二不能无喪再震於四則五雖震不至於如二之不測矣此其所以不同也

李季辨曰其所以无喪者以其有事也孟子所謂
必有事焉六五有事雖洊雷而不能震也不喪七
咎此爻當之

案往上一震來下又一震也故往來皆厲雖无大
喪失而不能无所事恐懼脩省以應天威也人之
常情震驚則多喪失故喪七咎喪貝无喪一卦每
每言之

右明占

張子厚曰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

程正叔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當居位而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苟不失中雖危不至於凶也

案此文應六二言六二當位而安不知戒謹故震之初驚來厲而喪貝本文不當位而危則知戒懼

故震之洊驚來厲而无喪必有事焉如捧盈如履
險无往无來而亦无喪失也震以懼爲義故知懼
則雖危亦安

右明文義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昏
聿有言

贊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朱子發曰視矍矍者以震索索也

案索索震極散而不收之意故其視恐懼而不寧

右明象

李氏曰動之極不可以復有行故征凶

蘭惠卿曰物不可以終動動極則當靜今處震之
終而猶震動不已故曰征凶躬本爻也鄰六五也
本爻之震也非已之咎乃六五亦有乘剛之憂故
又曰雖凶无咎震自臨之九二來爲九四九二本
六五之正應昏轟也今爲九四而震六五故曰昏

萑有言

李季辨曰處震之極爲洊雷所恐然四震在五非震已也震不在已而在已之鄰因鄰致戒可以无咎

鄭舜舉曰昏萑有言美文也卦中无此義他卦有此一句簡編脫落誤入於此必欲強爲之說鑿矣
昏萑有言要如鄭說必欲推其義則蘭說可通

右明占

朱子曰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脩省可以无咎而不能免於昏蒿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鄭舜舉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震索索謂震懼也震懼之極征則凶也震不於其躬於其鄰謂震動也不迫於我而迫於鄰我能爲之戒懼雖凶亦可无咎何也舉動之際覩事之將然

而知戒亦聖人之所許也

林黃中曰二五之於震爲近或无喪而有事或有喪而自得未嘗至於顛沛失據也三上皆遠於震而乃至於蘇蘇索索者謂其无主於中遇物而自喪也

程正叔曰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之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

右明爻義

郭子和曰卦言虢虢啞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之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恐懼之貌亦於爻義各有辨也

馮當可曰六爻皆无凶者恐懼則爲福泰侈逸豫則爲禍也

案初四陽爻爲震者也二三五上陰爻遇震者也震以洊雷爲象故在初則爲來四則驚百里來者雷

聲發於地下驚百里者聲出於地上也爻於四言
遂泥則以其掩於羣陰也二迫於震故喪貝五亦
迫於震而无喪二初遇震而喪失五再遇震則習
聞也然二來厲而五又言往何也三未至於極而
上則窮矣故二必往三而五不往上故聖人勸之
以往避震禍也三蘇蘇去震遠也上亦遠而索索
矍矍何也上窮也故三震行则无青而上則征凶
也既征凶矣而又无咎何也易窮則變變則通也

右明六爻



艮上
艮下

艮

贊曰艮止也

說卦雜
卦同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

說卦曰艮以止之 又曰成言乎艮 又曰艮東北

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

艮 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又曰艮爲

狗 又曰艮爲手 又曰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
男 又曰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
閹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
節

九家爲鼻爲虎爲狐

李元達曰一陽在上二陰在上下各得其所可

以止矣此艮之所以爲止也

程可久同

朱子曰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

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

李子思曰夏之連山以艮爲首何也艮東北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說卦論八卦始震終艮在時則爲冬春之交爲之動邪而品物未遂敷榮爲之靜邪而生意已自萌蘖靜中思動止中有作然而專以止爲義則是以其著者而言之也案卦之爲義唯止一說而止之爲義又唯一陽在

上之象也然嘗論八卦之性蓋以奇耦之畫象之
自乾坤純體之外陽卦耦畫在下者入伏於下故
巽曰入耦畫在中者麗於二陽故離曰麗至於耦
畫在上則曰說豈陰以在上爲說邪蓋六之性兼
陰陽言之陽上進遇陰而相說也然則奇畫在上
亦惟二陰上進而一陽截然止之或不專以陽極
於上而止爲義也故震爲靜中有動巽爲陰入於
陽坎亦陰之陷陽離亦陽之麗陰今之說者得其

一偏者也乃若取象於山者以陽止而言之也坤地也而止以奇畫高出於二陰之上故爲山

右明卦義

象贊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胡周父曰動而不已必有悔吝故艮次震

程正叔曰動靜相因物無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

也

林黃中曰艮之成卦震之反也自震之艮二五不動四爻相易而成也一陽在二陰之下居非其所欲無動得乎一陽在二陰之上動將何往欲無止得乎

右明卦序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贊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蘭惠卿曰六爻各止其所在我者止其所是以艮其背不獲其身是我不應人也在人者亦止其所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不應我也人我不交悔吝何從而生是以无咎朱子謂周茂叔定以中正而主靜自艮其背而爲之說也耳目之官物交物則引之故物我兩無所交而靜觀萬理默會於心則行非我行也理之所當行者也止非我止也

理之所當止也朱子又曰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朱子曰內不見己爲內卦也外不見人是外卦也兩卦各止其所艮其限是截斷不相貫通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是見理而不見己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是見理而不見人也無一毫私意全是義理又曰止固是止行亦不失其止乃止也

耿肅道曰背者無營爲之地庭者交際之地也

朱子發曰五四兩爻在門闕之中庭之象也

李去非曰艮之象猶兩人相背而行兩不相見故其爻爲上下敵應

鄭少梅曰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黃限不言臍有背面而立之象

案合全卦言之上一陽肩也中二陰脊骨也下一陽腰也下二陰足也背之象也分二體而言之上一人背而立也下一人亦背而立也一陽爲肩二

陰手足也三四內外之交際也艮其背不獲其身
全卦之象也行其庭不見其人二體之象也行者
內卦也其人外卦也行其庭時行則行不限止於
內也五官四體以爲身皆前面也而止於其背則
不獲有其身也外卦亦背立之象不見其人不見
其面也

右明卦象

張舜元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各止其所是以

无咎

右明卦占

初六艮其止无咎利永貞

贊曰艮其止未失正也

正義曰居止之初行无所適止其足而不行乃得无咎

李季辨曰六爻皆言人之背以止爲義欲止而不欲動止在下而不動則无咎有止於暫而不能止

於久者非善止也故曰利永貞

程可久曰上无其應近無所承宜止者也故无咎
陰爻性靜未履乎位所止在我故以永貞爲利

朱子發曰陰柔患不能久故戒之以利永貞

朱子同

林黃中曰咸言拇艮言止象其物宜也

案陰以居下爲貞永貞則止于其所止也

右明象占

郭子和曰小畜復皆言吉艮之初六有過於二者

而不言吉蓋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二卦之復雖與止相近然有失而能止則謂之復畜亦云復自道皆先失後得復則吉不復則凶吉凶可得而言也艮其止則止於未失得之前吉凶失得皆在所止是以不言吉也

右明文義

六二艮其腓不承其隨其心不快

贊曰不承其隨未退聽也

鮮于子駿曰以陰從陽三亦良限不進不能見承
又未能退聽其命故其心不快

程正叔曰九三成止之主者也二之行止系乎所
主故有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之在股而不在腓
也

朱子發曰九三止矣二亦隨而止則所謂其隨者
隨九三也坎爲心病不快也

案九三在羣陰之中有心坎之象

都聖與曰剛上而柔下各得其道在下者欲隨上以升而不與其升所謂其心不快者以不得其志也

蘭惠卿曰陰之隨陽乃其本心本文傳近九三之陽其心本欲隨之是以未能安靜退聽而在艮之時於義當止是以其心不快

程可久曰傳物以行止欲靜則有所牽欲隨則不能承動靜失職是以其心不快也

李季辨曰物在前而足向後但見其腓而已與物相背故不能承其隨然心固難持也止在腓而承在心心止則腓止是止腓之道也

右明象占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贊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王輔嗣曰三當兩象之中故曰艮其限各止於其所上下不相與則列矣危莫甚焉

程可久曰限分上下寅列左右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其危熏心詩云憂心如惓惓者燔也虞仲翔曰未見坎體能熏灼人此泥象之過也

案六爻之象縱視之則分上下衡視之則列左右然其爲背之象則一也

毛伯玉曰三處上下之間故爲限一人之身榮衛流通則泰而无疾上痞下結則危矣

蘇子瞻曰心在六四故憂之及心之謂熏

案咸之四有心之象可類而推也

王介父曰心者體之主也體之上下不相爲用則其危及主矣

朱子發曰坎爲心病

右明象占

正義曰分列其黃身將喪亡故憂危之然則君臣共治大體若身大體不通則君臣不接君臣不接則上下離心列黃則身亡離心則國喪

王氏逢曰夤於脊而對心者也過惡形而限絕之情欲深而割裂之其於身也不亦危乎

劉氏曰以陽剛之材處上下之際宜上通乎四與之同心以翊戴九五今乃守其良而不與四交故象占如此

右推廣爻義皆可旁通而曲暢者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贊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李季辨曰四在夤上通以身言之身止則止其所
矣

石守道曰身者過中而近上之所也自止以上皆
得謂之身身者心之主故於四曰良其身

張子厚曰止於心故能良其身

李子思曰出下體之上居上體之下將具全體故
曰身身總諸體者也咸之六四居上下之間而喻
其心今不以心喻何也良其背而心不可見也

案咸言心者以其感也面面相視所以因見有感也若身則无感矣艮言身者以其止也背背相背所以无見而遂止也若心则无止矣艮之六爻於身各象其一至三則限而列彖疑无全人矣彖又曰不獲其身作易者恐人疑於艮之各止其所而上下不相爲用也故於四當已離下體而入上體之際乃以身爲象則靜觀六畫貫乎上下儼然一全人也特示其背焉耳

正義曰三止於下體不與上交所以體限彙列四
已入上體故能總止其身身總名也然至中則體
分而身喪入上體則不分而身全非中上獨是其
身而中下非身也

胡翼之曰自止其身使四肢不妄動不爲外物所
遷故无咎

王輔嗣曰履得其位故不陷於咎

劉氏仲平曰在下也在內也則止之道也今達而

在上於卦爲外出而交物失止之道則咎將隨之
然以陰當位明止之義故无咎身者對物而言贊
曰止諸躬明止之在我也

程可久曰柔得位而上无所承无乘剛之咎其道
不加諸人止其身而已

郭子和曰以初論四則初爲早辨者也然有初之
艮其止然後有四之艮其身止其身能成已矣未
能成物也

案艮无及物之義有時行之義行則及物矣以六位言之四自内出外可行之時也彖所謂行其庭者也然以柔居陰无能行之材者也故僅獨善其身足以補過而已矣

右明象占爻義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贊曰艮其輔以中也

林黃中曰居上而畫耦有口腭而不合之象故爲

輔又爲言

李季辨曰輔頰之兩旁骨背後而可得見者咸言其面故并見頰舌良言其背故止見其輔口言則輔動輔止則言寡故言有序也

毛伯玉曰咸以上爲輔故尚頰舌良以五爲輔故言有序中不中之辨也

此說本贊

林黃中曰陰畫爲虛故有輔之象咸在上而良在

五取其虛而已矣

李去非曰良其輔不出諸口也感其輔欲感以口也故良其輔爲悔亡而咸其輔爲滕口或語或默不失其常者有序也

馮當可曰凡人之口上不動而下動不動者輔也動者車也雖止而不動然非輔不能以言止而不廢動者亦止之善也

蘭惠卿曰非位悔也如是則非位之悔可亡

耿晞道曰君子以默爲本以語爲不得已如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是故良其輔可而成其輔不可也以默爲本故言則有序焉

張舜文曰言不可不謹也爲則譎出則詘延則誕曼則謾止諸輔何悔之有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人之所以見於外者不過言行二者也在下者有腓趾之象以喻其行在上者有輔頰之

象以喻其言所以明止之義則一也

郭子和曰五君位一卦之主止天下之止者也天下命令之所由出可不慎乎

林黃中曰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

案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書曰唯口出好興戎然則人主莫謹於言良有止義故易寄於輔之象而示以語默

之有序而不可輕發也

右明爻義

上九敦艮吉

贊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李去非曰敦篤厚也以兼山之體處艮道之成而篤實有終不移於素可謂仁者之靜矣

張舜文曰有崇高之勢而不驕无脆碗之危而知止非厚德何以及此哉

李季辨曰自止至輔皆得所止則止道厚矣故艮
之終但贊以敦艮吉

案易窮則變卦至于終未有不窮未有不變者獨
臨艮二卦之終不窮不變以敦爲象而獲吉何也
天下之至厚者莫如地而山又厚於地者也二卦
二爻皆居坤艮之上已謂厚也而臨下有一陰二
陽以藉之艮下又一艮皆重重厚實之義大過之
藉用白茅謙九三之有功不德傳猶以謹厚之厚

稱之況二卦之上乎

右明象占

李去非曰六爻取一身之象而此爻獨不言所謂不見其人者與

林黃中曰自止而上之五爲輔矣則上之爲顛可知也不取諸顛而言敦艮者微其顯而闡其幽也張敬夫曰敦艮者居之安也八卦之中唯艮爲吉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則獲凶常多得吉常少

靜而知止何咎之有

馮當可曰止而終止有久而不渝之象自非其人敦厚重靜安能確然如山之不移哉是道也以之臨患難立事功處富貴甘貧賤交朋友應倉卒无不可者聖人於艮之上九獨立此象讀之未嘗不掩卷歎息也

右明爻義

張知常曰此一卦取喻一身上宜止下宜動今下

卦皆止止所以立猶之可也腓不能使止則心不
快矣限要也腰要今要復不動則危熏心矣躬也輔
也止之宜也敦艮其首乎記曰足容重目容端口
容止頭容直觀此卦則思過半矣

趙氏曰下三爻以止於內爲言而上爻四五以止
於外爲言唯上九在一卦之終有內外兼止之象
李季辨曰咸艮言人之身咸言人前艮言人背艮
其腓咸亦言腓者腓雖在後而前亦可得而見也

咸其輔艮亦言輔者輔雖在前而後亦可得而見也故咸得兼艮之腓而艮得兼咸之輔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二十六